

先

先

德无量寿无量
日长明月长明
顶天立地
继往开来
生活的目的
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
生命的意义
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
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
清明在躬 气志如神
者欲将至 有开必先
天降时雨 山川出云
天无私覆 地无私载
日月无私照

后

后

奉斯三者 以劳天下
此之谓三无私
革命的出发点在于博爱
吾心信其可行 虽移山填海之难 终有成功之日
不信青春唤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低回海上酬功宴 万里江山酒一杯
开国于今岁几更 艰难日月作长征
元戎元老骑龙去 我是攀髯一老兵
横扫千军不见敌 抗怀往古与为同俦
观其为文不随时趣 与之定事大有古风
青苔古木萧萧
苍云秋水迢迢
红叶山高小小
有谁曾到 探梅人过溪桥

后

后

大野伤麟 朝阳落凤 目极神州 忧来复何
 哀哀三秦 前后百战 垂老还乡 陵谷几变
 凭高吊古 惟念国殇 但为君故 泣下数行
 雨雪北门 天道宁论 山南山北 何处招魂
 英雄万骨 塞潼关道 咸阳原上 胥血野草
 万劫周回 万灵环绕 万朵黄花 香连岭表
 丰碑参天 人伦皆爱 兵色河声 并峙千载
 诚铸国魂 血化时代 开国人豪 精神如在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吃得苦中苦 不为人上人
 风云龙虎真奇遇 民物乾坤本大同
 满堂花醉三千客 一剑霜寒四十州
 圣人心日月 仁者寿山河
 立脚怕随流俗转 离怀犹有故人知
 登高山望远海 抚长剑一扬眉
 道似行云流水 德如甘露和风

子

先

风雨一杯酒 江山万里心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江山如有待 天地更无私
 无私乃天道 不役是人伦
 时代岂能后遗 兵机不可先传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袖中异石未经眼 海上奇云欲荡胸
 普海鱼龙动 盟山草木知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着花
 文明之福祉 国民平等以享之
 出为天下利
 入读圣人书
 引曙光于世
 播佳种在田

右

生

后

ISBN 7-5057-1493-7



9 787505 714939 >

ISBN 7-5057-1493-7/J · 49

定价：68.00元

于右任先生磊落道墨

丁中江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于右任先生最后遗墨/于右任书.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5

ISBN 7-5057-1493-7

I. 于… II. 于… III. 书法-中国-现代 IV. J29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5492 号

书名	于右任先生最后遗墨
著者	于右任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850×1168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版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493-7/J·49
定价	6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前言

于右任先生，原名伯循，从以字行，号骥心，又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一八七八年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他早年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于先生不仅是一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位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清末以来杰出的书法家。他是南社早期的诗人。他的诗、词、曲均有很高的造诣，曾写下不少寄托国家民族兴衰之情的诗篇。尤其为世人所推崇的、成就最高的还是他的书法艺术。

于先生早年书从赵孟頫入，施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他自一九二九年始，即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一九三二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此外，于先生又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这些符号架起了行化草书的桥梁，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于右任先生的四个标准书写原则：一组神奇的符号；一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同时，《标准草书》的问世，成了初学草书者最喜规抚的入门课本，是学草书的最佳途径。这本书在台湾已九次再版，在大陆也多次印行，但乃供不应求，真乃一时「洛阳纸贵」，可见这本《标准草书》在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正如著名书画家刘延濤先生所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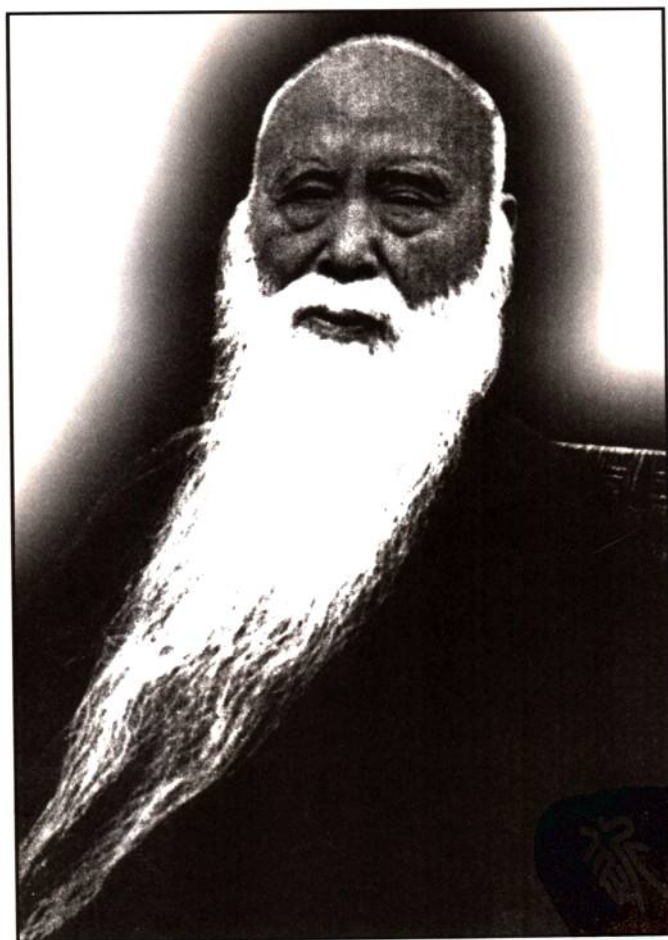
于右任先生一生书写和研究不辍，他的草书艺术特点十分突出，蔚然而成「于体」，被书界誉为「旷代草圣」。于先生到了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体紧密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本书所刊载的《正气歌》、《满江红》、《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以及第一次在大陆面世的《杜诗手抄》、《英雄墓》等，就是他晚年草书艺术作品的代表作。

今天，当这位民主革命先驱、爱国诗人、书法艺术大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于右老的遗墨是以纪念我中华民族现代书坛上这颗璀璨夺目的巨星，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本书所刊载的于右老的遗墨是由于右老的至交、台湾知名人士、爱国老人丁中江先生提供的。在这些作品中，有些墨稿是于右老在一九六四年临终前赠给丁先生的。于右老这些非常宝贵的遗墨，得以在大陆首次面世，对此，我们谨向丁先生表示衷心谢意。

经我们公司整理出版的《于右任先生最后遗墨》如能为我国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研究于右老的草书艺术；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所冀望的。

编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五日



于右任像

于右任
PDS

目录

前言	一
为万世开太平	二
我的青年时期	六
杜诗手抄	七二
满江红	九〇
正气歌	一〇三
民治学校园纪事诗前后二十首	一五七
右任墨存	二五七
右任诗稿真迹	二六七
释文	二六七



为家为国
志在天下

于右任

我的青年时期

(亦名——牧羊儿的自述)

于右任



堂后枯槐更着花，堂前风静树阴斜。三间老屋今犹昔，愧对流亡说破家。

这是我前年归省三原西关斗口巷老屋的诗。古人说得好：一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回去的时候，我那破旧的宅子里，留下的几间老屋，看去都像亲人一般，这是何等可以感慨的事。况我生在历史上代产圣哲的关中，有雄壮的地理，有深厚的文化，又有亲爱的家庭，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要当堂堂地做个人。不谓年光流转，白发盈颠，在这抗战建国的大时代中，但觉学问荒疏，不敷应用，对于国家民族，又如何的抱愧呵！

我的故乡是陕西泾阳斗口村，所谓斗口，就是白公渠——今之泾惠渠——分水的一个口子。那时水量很少，农田灌溉，甚为困难；这个支渠，虽灌地甚少，得之已不容易。我于家的始迁祖，已不能深考，但住此必有很久的年代，所以乡人称为斗口于家。三原县北之白鹿原去斗口村约四十里，有一土丘，唐高祖献陵也；陪葬者三十余人。碑估售之市，有献陵八种，即濮阳令于孝显，燕国公于志宁，明堂令于大猷，兖州都督于志微，共计于氏四碑李氏臧氏各二碑，我小时并不知此。靖国军时，三原学者问我与此碑关系，我答先人无任何传说。于姓本来不繁，在清朝中叶，尚有五家，回乱后只剩三家。我生在三原东关河道巷，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著籍为三原人了。

我们一家共三房，先伯祖象星公生大伯父宝善公为大房，先祖峻堂公生先二伯父汉卿公宝铭，先严新三公宝文，为二房和三房。先二伯父配房太夫人。我的母亲是赵太夫人。二伯父先在南昌经商，旋赴香港。先严则十二岁就步行入蜀，做江津典铺的学徒，后方转至岳池。那时我家生活日艰，由三原迁回乡下。及祖居被毁，又迁住村东湾子杨堡。先母生我后即多病，既感于家庭处境之难，又无钱医治，遂郁郁以终。时我尚未满二岁，于先母的一切，全不知道，只记得后来伯母说：一陕乱平后，汝外祖由甘肃静宁县逃荒东来，手携汝母，背负汝舅，至邠州长武间，力竭食尽，又因汝母足痛不能行，恐牵连大家饿死，不得已弃之山谷中，行数十里矣，骆驼商人，见而怜之，载以行，追及汝外祖，赠以资而还其女。——又说：一汝母方面而敦厚，与心如一，那是使我不能忘的。——这是一点惨痛的历史而已。

我以一无母之儿，又处在单寒孤弱的家庭中，所以能成立为人，幼不失学，可说全由伯母房太夫人停辛伫苦而来，伯母之恩，真是我毕生所报答不尽的。伯母是泾阳杨府村人，家世业农，排行第九，故幼即称为九姑娘而不名，十七岁来归。嗣二伯父去香港，每一家信，动辄经年。先严在川，亦隔三年始得一归。因此伯母和先母，妯娌同居，相依若命。当先母逝世前的半月，伯母适归宁母家，一夜，梦迷离风雨中，床头有妇人携一儿，垂泪相招，心知其事不祥。及归，先母病已剧，泣谓伯母曰：「此子今委嫂矣，我与嫂今生先后，来世当为弟妹妻子以还报耳。」（按先后即妯娌，字见史记。读若线候，今乡人土话犹然。）那时我初离乳，身弱多病，伯母带往杨府村就医，归而新宅又毁，自此随伯母居外祖家中，历时九年。外祖家中人，莫不敬伯母，也莫不爱我，虽人口加多，农产有限，丰歉寒暖，从无不欢。村中老姬某谓伯母曰：「九姑娘抱病串串怪儿，欲了今生，岂不失望？况儿有父，父又一子，即提携长大，辛苦为谁？又其伯父闻已卒于南方，九姑娘以青年寄食母家，眼角食能吃一生乎？」伯母应之曰：「受死者之托，保于氏一块肉，那个望报？设使无此母家，亦当为佣以给吾儿。如其父归携儿以去，则为尼终老，亦所甘心。」——可见伯母立志之如何坚定，和爱我之如何真切了。自回捻战后，农田半荒，乡人多兼营畜牧。表兄敏事，积少钱买一跛羊，某日久产小羊，我亦絮絮欲得羊如表兄，伯母用三百钱复买一跛的，某日又产小羊，随诸牧儿往，忽有三个狼，从荒草中跃出，诸牧儿和羊群均惊散。我们两只跛羊，为两狼所攫，在坟角啃食。时我方在坟东，专力掘野红根（河南人谓之牵巴巴），一狼踞墓西，相距不过数尺。村人杨姓在田中望见，手执镰刀奔至，扶我归家。伯母闻惊急出，匍匐道中，几

不能前。事后，诸舅父因小儿无学校收容，混迹羊群，甚为担心，于是乱后兴学之议以起。桐邑老儒第五先生（第五伦之后），年六十余，出山谋作农佣，见乡人修学塾，自荐为师。我遂于七岁的春天，以一个流离的孤儿，入村中马王庙为学生。

第五先生授课凡两年，见我入学以时，衣蔽而洁，询知其故，深为叹异，于是教我益加尽力。离馆时，抚我曰：「世间无母之儿，安得所遇异如汝哉？」盖先生幼时亦抱家庭之痛也。伯母于每年寒食节必带我回乡扫墓。两村相距，约十二里，有时诸舅以牛车相送，有时步行。某处老坟，某处新坟，至时必须重以告。至先母坟前必哭，哭必祝告：「儿几岁矣，读书几册。」我闻而悲恸，读书不敢不动。农忙时，亦随伯母及诸表弟至田间拾麦；往往拾之于舅父陇畔的，复卖之于舅父，舅父仍一再以勤劳相助。我有归省杨府村外家诗五首，追忆那时的情形：

朝阳依旧郭门前，似我儿时上学天。

难慰白头诸舅母，几番垂泪话凶年。

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

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

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桑柘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令思。

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遣山句）。

遣山南寺感当年（元遣山亦读书外家）。

颍垣荒草农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到了十一岁，伯母带我至三原东关，依三叔祖重臣公。三叔祖望重一时，交游甚广，与毛班香先生经畴友善，因送我入毛先生私塾肄业。是年，先严返里，继母刘太夫人来归，亦赁居东关石头巷，但我则仍依伯母，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塾中嬉戏，常数日不欢。其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见。毛班香先生，是当时有名的塾师，我从游九年，读经书，学诗文而外，对于他专心一志的精神，尤其佩服。他常常对我们说：「我没有甚么长处，只是勤能补拙。」这虽是先生的自谦之词，却是他生平所身体力行的。毛先生的教授法亦特别：由他自教大学生，更由大学生分教小学生。平常每日授课两次，夏季日长，则加课一次，都须背诵，并带背旧书，所以读书比较精熟。尤其值得记述的，是太夫子汉诗先生亚莱。太夫子亦曾以授徒为业，及年老退休，尚常常为我师代

馆。他生平涉猎甚广，喜为诗，性情谈谐，循循善诱。自言一生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翰林宋伯鲁，一是名医孙文秋。希望我们努力向上，将来胜过他们。对我的期望尤殷，教导也特别注意。太夫子又喜作草书，其所写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学写一两个，但是现在已记不得了。

在毛先生私塾时，我已开始学做古近体诗，如唐诗三百首，古诗源，选诗等，都曾读过，但是循文诵诗，终究不生兴味。一日，先生外出，我以大学生的资格，照料馆事，书案上有文山谢叠山诗集残本，我取而私阅，见其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忽然诗兴大发，我之做诗，殆可以说由此悟入。

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先严虽为家境所迫，早岁经商，但自修甚勤；又从师向业，博览群书，所以见识反较一般科举中人为高。尝手写史记全部，点过十三经两遍。辑修家谱，选成治家语录三卷；又尝借抄张香涛的辆轩语和书目答问，寄存家中。某书当读，某书某处重要，亦时以问业所得，在家信中示及。岳池典铺中的掌柜马芝洲先生不成，是明儒马谿田先生的族人，喜刻先代遗书，常嘱先严任校勘之役。先严又爱读袁子才的小仓山房尺牍，以为社会应用，最为便利；马先生的父亲曾经注过此书，先严为之整理刊行，至今岳池尚有刻本流传。某年先严回里，除料理家务外，一面从陈小园先生学医，一面则自修经籍。我日间上学，晚则回家温习，父子常读至深夜，互相背诵，我向先严背书时，必先一揖，先严背时亦向书作揖如仪。我在斗口村扫墓杂诗中，有如下的一首：

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

父子高声替背书。

就是咏的那时的事。先严最喜买书，在岳池刘子经先生典当时，陆续寄归的，已经不少。但是每年的薪水不过数十两，回家又须还债，家境甚窘，虽不至于挨饿，但有时竟至没有盐吃。及移住东关崖岸喻宅前院是一个炮作房，我每天饭时回家，便去做炮，或打炮眼，或装药线，每盘制钱一文，一日可做三四盘，用以贴补家用，添买纸笔，有一夜亦买糖以自慰，那时一枚糖只值一文钱，但开支已觉得奢侈了。一炮炮房失火，掌柜全家烧死，我的卧房与之毗连，几乎波及。隔日见炮房墙脚有火药三大瓮，抚之余热未退，幸上有石盖，未经爆炸，否则早已葬身火窟了。

炮房毁后，我失去了大宗收入，好似工人失业一般。因试往本县学古书院考课，第一次就得了二钱银子（每钱换制钱一百一十余文）

此后时被录取，经济复形活动。十五岁，同学多劝我应试，三叔祖和先父恐荒废学业，都不赞成。到了十七岁，赵芝珊先生继熙督学时，我以案首入学，塾中功课始渐自由，所读的书，可以由自己选择，先生不过任讲解督课之责而已。两年后，毛先生谓我学已小成，应出从名师，以资深造。所以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西安关中书院，我都曾经住过。时读书稍多，诗赋经解均略能对付，而所作八股文，则与当时的风气不同；以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为本，并重说理，不高词藻，见者多疑其抄表明文，因此各书院会课，不是背诵，就是倒数第二，居恒郁郁不乐。及叶伯皋先生东莞人关督学，我始得露头角。

叶先生在当时学使中，以学向渊博著称，幕府中如叶澜叶瀚浩吾两先生，都是东南知名之士，尤好讲求新学。学政衙门，本设三原，叶先生下车伊始，观风全省，出了几十个试题，各门学问，无不具备，缴卷以一月为期。我勉强做成了十许篇，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但叶先生对我的文章特别激赏，评语有一“西北奇才”之目，更加奖了许多话。传见时，授以薛叔耘出使四国日记，勉我留心国际情形。并谓：“此书只带来一部，阅读后仍须缴还。”真可谓刮目相看了。我经叶先生识拔，时誉渐起。叶先生任满后，沈淇泉先生卫继任督学。因我处连年荒旱，死亡枕藉，沈先生在东南募集巨款，创设粥厂，欲得一少年有为之士，担任其事。时我在宏道书院肄业，以孙芷元先生之荐，特调我出任厂长。我初出学校，见饥民多由得我不动心，不努力，因此开厂后连夜忙碌，竟累得生了一场病。幸厂中会计独立，责任较轻。至第二年麦子将熟时，以余粮分给饥民，厂事因之结束。厂中有民夫二十余人，经数月来之教导，本是一种很有用的力量，因为无法保留，只好割心割肝般的遣散。厂址在：原西关，即现在我所办的民治学校也。我在粥厂近一年，虽得了一点办事经验，但其时正在求学期间，课程上损失甚多，终觉是可惜的。及粥厂散后，沈先生送我入陕西中学堂肄业。

我之入陕西中学堂，在庚子春间，校址为西安有名的北院。总教习江夏丁信夫先生保树，精熟经史，讲解详明，我从游半年，受益最多。及庚子之变，西后母子入陕，北院改作行宫，学校无形解散，又令堂中师生，衣冠出城，迎接圣驾，在路傍跪了一个多钟头。我于愧愤之余，忽发奇想，欲上书陕西巡抚岑云阶，请其手刃西后，重行新政。书未发，为同学王麟生先生炳灵所见，劝我不要白送性命，始止。这种幼稚思想，由今思之，真是可怜。

陕西提倡新学最力而又最彻底的，当推三原朱佛光先生先照。朱先生本是一个小学家，其治经由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在当时都是第一等手眼。自谓是明秦王之后，故讲学时多引述明末遗老精神，以励后进。其盟弟长安毛俊臣先生昌杰，则以经学家而兼擅词章。二人学行契合，相得益彰。朱先生曾与孙芷元先生发起天足会，又创设励学斋，集资购买新书，以开风气。那时交通阻塞，新书极不易得，适莫安仁敦崇礼两名牧师在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此略知世界大势。及闻朱先生以新学授徒，向往甚殷，遂以师礼事之，朱先生亦置我于弟子之列。因朱先生的关系，又得同业于毛先生。同学中我最要好的如王麟生先生炳灵，茹怀西先生欲可，程搏九先生运鹏等，都往来于两先生之门。眼界渐宽，所治学问，亦不甘以考据词章自限。如程：同学喜读曾国藩遗集，朱先生曰：“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我闻之大为感动，有一次竟将所有新书烧毁，颇有一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之概。这都是我们少年时的狂态，也是受的朱先生的影响。因为经朱先生的启发，我们的思想，已经渐渐的解放了。

那时关中学者有两大系；一为三原贺复斋先生瑞麟，为理学家之领袖，一为咸阳刘古愚先生光燾，为经学家之领袖。贺先生学宗朱子，笃信力行，我幼年偶过三原北城，见先生方督修朱子祠，俨然道貌，尚时悬心目中。刘先生治西汉今文之学，精四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资治通鉴），兼长历算，为味经书院院长，曾刻经史甚多，以经世之学教士，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目。戊戌政变，刘先生感愤之余，曾遥祭六君子，为清吏所嫉视。我之谒见刘先生，已在戊戌十月，其时谣言朋兴，刘先生见我至，论曰：“汝何为于此时就我乎？”我曰：“正惟此时，我乃来就先生也。”刘先生闻言甚为惊异，待我甚优。虽从游一月，先生即解馆回烟霞洞，但是印象却甚为深刻。

我之革命思想，固然以朱佛光先生的启发为多。但在幼年寄居杨府村外家时，却有：一段故事，应该补述。西北风俗，农人日工完毕，多至场畔一喝汤。一所谓喝汤，就是南方的消夜，也可以说是吃晚饭。场广，而至数亩，平时为曝农作物之用，喝汤时则分配次日工作，或谈闲天。一日我的表弟说：“我读完百家姓，何以县官的姓，书中不见呢？”二四外祖答道：“他们是满洲人呀！满洲人打败了我们的祖先，将中国的江山占了，所以我们的百家姓上不要他。”当时我亦莫名其妙，但起了一个民族意识的憧憬。后来学习举业，循例应试，这个民族意识，亦若晦若明，旋叠旋动，没有什么确定的界限。及至从朱佛光先生游，先生意见甚高，讲学亦极为大胆，时时得闻革命的绪论，

但仍只是，一个启蒙时代。及庚子以后，我的民族思想，始日益高昂。时有拳案罪臣毓贤及两弟毓俊等，隐居三原东里堡，在清凉山唐园等处，题壁诗甚多，满怀悲愤，写作俱佳。我却以民族的立场深非其人，曾题诗其旁，有：「乃兄已误人国家」之句。我之为开允所注意，殆以此事为始。

我此时心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但是东奔西突，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平时所读的书，如礼运，如西铭，如明夷待访录，甚至如谭复生仁学，都有他们理想的境界。又其时新译的哲学书渐多，我也常常购读，想于其中求一个圆满的人生观。但书是书，我是我，终不能打成一片，奠定我思想的基石，解除我内心的烦闷。我小时，二伯父曾经叫我到香港读书，以家计困难，未能成行。及闻上海志士云集，议论风发，我蛰居西北，不得奋飞，书空咄咄，向往尤殷。因思兴平武功一带，为周室开基之地，历代以来，名贤名将，史不绝书，颇欲一游其地，以资观感。适兴平县知县杨吟海先生宣瀚托妹丈周石生先生聘请我教其两弟，遂欣然而往。在兴平时，我作诗的兴会甚浓，今摘录杂感一首，以见一斑。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

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寰宇独立史，决之泪沾巾。

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当时像这样的诗，做得不少。由友人孟益民姚伯麟二先生帮忙付印，名曰「半哭半笑楼诗草」。就诗格而论，真应该悔其少作了。杨吟海先生是四川名士，从军新疆多年，在兴平县任中，勤政爱民，提倡新学，政风甚佳。我在署中，除教书以外，并帮他看学校课卷，他亦在闲时为我说西北情形。及我乡试中式，他升任商州知州，故拉我作商州中学堂监督。

我因诋议时政，狂名日著，及诗草刊行，益为清吏所忌。甲辰年的春天，我将商州中学的事，请李仪祉协茹卓亭欽立两先生代理，即往开封应试，陕甘总督升允已以一逆竖昌言革命大逆不道一等语，密奏清廷。时拿办密旨已下，会电报和驿站都发生障碍，明文未到，不好动手。同学李和甫朱熙先生的尊人雨田老伯云贵，探知升允出奏之讯，因商诸先严，拟专差往开封送信。当时颇有人以为官家交通便利，恐于事无济的。但李老伯力主用可能的方法，以尽人事。由三原至开封，驿程计十四天，李老伯用重金雇了一个认识我的信差，限七天送到。信差如期到开封后，不知我住在何处，正在寻问，适我因烦闷，与同学南右嵩到街头散心，不期而遇，遂于当夜准备出走。李老伯事前筹划周详，因禹州有他所设商号，令我往避。但我早有赴上海的计

划，所以天明即坐小车载出城，径赴许州。倘再迟三四小时，纵骑即至，我就不及出走了。秦豫各地风俗，新岁贺年，客人的大红名片都贴在壁上。临行，我揭了名片十余张，沿途遇人盘话，即随手取一名片，以片中姓名应之，居然渡过难关。到了许州，坐在火车头的炭窝中，至驻马店，换车到汉，但此时名片也用完了。李老伯平时相待甚厚，以我贫寒力学，时加周济，此次出险，尤全仗其力，在这里特书以为纪念。又同时应试的王曙楼先生文海，王心芸先生存厚，朱仲尊先生志奔，都是我最好的同学，自我离汴后，捕吏追至现县，将他们羁留经月，几被株连。旧仆吴德，历受严刑，终未将我行踪供出；这都是我所感念不忘的。到汉即时东下，舟次南京，潜行登岸，遥拜孝陵，感愤成诗一首：

虎口余生亦自矜，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十里，亡命南来哭孝陵。

我二十五岁以前的事，大约如此，到上海以后，受恩最重，得益最多的，是亡师马相伯先生。从此即以学校和报馆为基础，尽力国事，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抄我去年答乡人劝北归的金缕曲一阙，以作本文的尾声：

百事从头起，数鬓翁平生湖海，故人余几！褒鄂应刘寒之友，多少成仁去矣。到今日风云谁倚？人说家山真壮丽，好家山须费工夫理。南与北，况多垒。乾坤大战前无比。愧余生，嵯峨山下，卫公同里。不作名儒兼名将，白首沉吟有以。料当世知君何似，闻道伤亡三百万，更甘心血染开天史，求祖国，自由耳。（寒之友，是余与经颀渊先生所组书画社）

民国卅七年二月于南京

至正十二日同尋苑

十位居

李舟有佳句。佳。似臨
鐘。朱山東。學。家。悔。身。

此身如石。碎成秋土。被

携手日同。以交相送。

石如石。石如石。石如石。入心

意興發。侍走小童。
清首新。了空杵也。
中對古城。向來以橘。
鳴。誰多付。舊美不似。

於智為忠。浩浩
情。

怒耐子屯安洞中
主孝陰洞細物加為

奇之反掌事琅玕。春
酒杯深琥珀匀。冰浆
梳碧玛瑙璫。怪粒芽
当过江村。蔗已入风砧。